皇明嘉隆疏抄

刑科給事中臣張逵謹

題為去疑二專委任以杜神姦以隆

聖政事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柄者秉直而不敢失司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之府也六科十二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內閣政由裁決可謂以心腹待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任科道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倚言官矣而空言徒益

於奏章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
公議尚有鬱也臣以菲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
日夜汲汲思有所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
旬惶惑無任豈謂復有先任給事中今降滁州
判官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
尚書彭澤御史曹嘉各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
夫史道輩指劾廷和盡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
若可誘也至議侵內閣之權則倒持授柄臣不
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
體也若有見也至於箝言官之口則因

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宮闈不在
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
柄在臺閣而亂者有幾在宮闈在近習而治者
有幾一一數之則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
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
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衣冠不在衣冠則在
草莽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公議在臺諫
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
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曰
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奉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二之未定而來讒賊之口間憭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前日楊廷和為史道董所論事是也意此說一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于
陛下之前者是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他日言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碍者必曰言官所論未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董所論楊廷和未必[illegible]

也噫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以此言

進於

陛下之側者是欲塗

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伏覩

宋史唐介論文彦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宠佐

以固私黨且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

博愧謝不已一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爲燈

籠錦者妃曰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

爲彦博夫人遺妃彦博不知也夫以彦博夫人

所爲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終不

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聞也臣竊見

陛下懋懃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欵備極有至誠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厲精不怠之勞而臣猶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内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言官章奏率稽淹乙夜之視故也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皆屏謀大政

則昬溺率忘令猷鴻軌載在策粲然可述所以開業之艱難致治之光者良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令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覯且政關慎密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議者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則未免失身之虞因循則浸成誤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絶恍惘不孚

陛下雖屢降温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扞格也且今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

熟或寄聲於友朋或申欵於簡素逮及相見尚
多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笑啞啞然後足以成
莫逆之好況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
非得屢奉　面顏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而不
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
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盈之戒凡有　宣諭舉當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曼蠡滋
之後黨緣傳奉以遂其巳私假托大臣以文其
奸計間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謨也　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

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爲害又孰有大

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但臣過事而慮可也慮及

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有大政大疑必　面召內閣大臣

從容講論更須明示悃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

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臣得其任矣

至於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己之事以上及於左

右祈請之私大臣辭避之疏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天下水火賊盜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以

陛下一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亮勢不及也然無關於權幸無關於大臣者各有司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與補拾者則未免有曲徑以彌縫假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横行此大非所以啓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除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己之事有幾左右祈請之事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數

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

絕請託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

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為補拾也執此二

端則自餘章奏雖不必一一　省覽行之而當

自不必勞　宸嚴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

言之終何以逃

陛下之明鑒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

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寳以御百慮身不

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
見反正也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
大是以雖甚悖禮誤國之事而卒蒙姁煦姑息
之 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
・腹心之任不専也而論者以為大重言官罕承
俞音臣方以耳目之司失職也而説者以為横行嗚
呼衣冠之士縉紳之流也自相詆訐自相非議
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
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為時事仰屋撫膺浩

之以竊歎繼之以長太息又繼之以哽咽流涕
也我所賴　聖明在上養平和之福斥偏激之
論專委任責成之心絕乘便伺釁翕訿交鬬之
姦謂臣之言爲
陛下腹心計也非爲大臣作遊說也爲
陛下耳目計也非爲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殞越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

題為内外大不相和乞　賜天語嚴責以敦

國體共濟時艱事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

内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

巳從人為虚忘讐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

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

大臣爭於邉而求脩内治禦外侮萬無是理

也近如　内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

許讃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

周尚文奏討錢粮馬匹　題覆疏内知巡撫總

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粮餉右侍郎趙廷瑞這

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心此不祥之事誤　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之時義大矣哉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亦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其職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運動阻而事廢其心與志所欲

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
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富貴耳目自相違手
足自相賊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共風教之大
禮讓爲先禮讓之行 朝廷大臣爲首
朝廷者萬物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楷模觀
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
之釁寖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
於下由今遡昔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求治之銳以
及 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大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須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兵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夷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於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

天命而悲人窮凡可利　國家者必小民安[illegible]不精思詳畫上以啓　君心下以勵群[illegible]奈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藉

寵靈崇己狥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聞二輔臣在

內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誕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

協恭和衷以事　上而風下也輔臣以至九卿

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之聽命心志

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

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

人心攸服不宜挾勢狥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

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

而畏之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

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盛氣燄

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者罔不奔走
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翟鑾則依阿委靡不能振主而
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
足以爲嵩之妨碍尚書許讚兩世三居吏部亦
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
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臣言非誣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
陰擠陽排互相詆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才共
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
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朋比媒
蘖啟釁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
臣御史如謝瑜董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譴之
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
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以公事奏有
明命罷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檮杌驩兜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既今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

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藩
籬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駕之策臨敵
掣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
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大臣欲其權力足
以制三軍之命如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乃
以相抗各自為心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
用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
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搆釁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

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茍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畧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其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逍去岳武穆不有内制其擒兀朮强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志有所與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

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
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
擒也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諸臣誠
喜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
虜人輕視之侮為
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
臣無修怨以竊　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輕黜
陟戒撫臣毋辱将官以離士志戒将官毋懷小
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illegible]

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

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爲　國虛己忘讐各務和讓於

下羣臣肅雍百姓太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中

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

傷　國體私切憤懣恨力不能排　闥以號訴

於　扆前誠得　天聰而見施行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

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董漢臣輩

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殞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周怡這厮所說諸不和負君致禍都是然本心初發則是訕謗曰朕日事禱祀不如先務和德于上人和薰蒸神之聽之夫朕事　天體神多荷　洪庇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論天下治安則你凡為有位者果能秉忠修和盡誠同心賛主何患不治安焉他每内外諸臣不和如何不即時指名劾奏至此日纔說著從實輸情回將話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曹嘉謹

題為持公論破私黨以伸 國法以定

國是事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攝御則下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斁治亂安危之機轉日變矣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

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
各以其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
或為之耳目互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漸之深慮也故李善長
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婭而托
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
比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
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曉進書生階官
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意長
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顧乃一切[illegible]

采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
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照奇衷心防禦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
祖武大奮乾剛以誅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
大順之道也但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尚
闕宵旰之計徒勞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
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
者不得不衆且篤其受攝禦者不得不重足而
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獘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

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
福之柄積習日貫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
德十六年間以及新政之後其神姦巨惡誤
國欺　君以獲罪於天地
祖宗者百慝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
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
嚴旨切責下之　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
符奏附勢偵　蒙　温旨慰留褒獎至律身處家
之際無不該　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直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　廷和古社稷臣不過欲固眷任終

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為朋黨
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
不揆大體不狥公議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
再奏乃稱拜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
科道之會本交章一二簡在
聖心乃敢冒昧反覆變詐巧佞百端辛矣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
結朋黨符同奏啓變亂
成法諸大罪安能逭鈇斧之誅乎夫罪至誅戮亦大
矣澤獨敢為而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
內閣之長其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

闕外廷　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蠱惑不能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際及力沮　衛不
附權姦不寫威武大將軍
勑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而得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復申諭必至數百言始已我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爲之矣且史道之救陸
完等也納賄與否臣愚不能逆料但在御史則
范永鑾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京六科則給
事中曾鈞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其必無求

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法
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
內閣者票擬之地也而巧言危諫暗邀人心有不
赦之罪人所共知者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必詰責刑部覆題何必執奏該科出納何不
參駁　內閣代言票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
夷情手本遲悞之類也大家作好饒人以免連
累忽因訐及以私遂蓋護之以咎道道誠不是
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張
朝廷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
太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

皇自敬德故言及衆與則天子改容事關廟
則宰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吏道言盡
謬妄廷和尤當引咎況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
部何憑重參以啓拿問之端彭澤何敢傍侵以
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言感動
主上以盖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似
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等復接
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
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鍛鍊
誣非大辟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梁

儲新貴亦受此苦謫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盡咨儲等所壞何至今
日反襲其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
愆何恤乎人言道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
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奏有無聞其兇止之情
曾否見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具奏
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 神孫正宜恪守
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

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倔强不可制之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大順之道昭矣若猶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縧綸之便以遮盖巳私竊恐伏 闕扣閣者駢集而請劍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臣愚再觀近日之事權移群下政在多門稱誦功德者皆贊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存隴蜀之望彼方陰排異巳巧用私人翼張熖營而其人不可攖也故寧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弃其垂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因於獄我術於 朝人紲桎梏我服錦繡詩曰有靦面

目視人罔極逆知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

痴狂者耶自古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

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薄示

懲戒以少舒其憤遠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

九卿六部近慕謝遷韓文馬文昇劉大夏之風

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等

之義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之良法舊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毋招權以樹威

承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敘用

毋陰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之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無觀望以求容奉承而結好上下協公内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擅潛消臺諫之忠節顯著天順之道成而天下之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 賜施行俾臣愚無受失言之禍以彰 聖朝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嘉靖二年正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廵按監察御史臣劉嶽謹

題為預防流弊激勸臣工事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端治本

早朝宴罷以圖治道涵養　三宮以立皇極洗滌

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　大禮以定

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之政夫何在　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以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

形之章奏臣愚以為此前代衰頹之風不可啓

其端於治平之世而當預為之防也臣觀漢宋

季世其間號為賢哲不免自相危言激論互為

標榜故奸人乘隙而中傷尋致黨錮之禍僞學之禁淪胥及溺而社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爲之憤歎不平今遇

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韙之言哉

國家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機之政一斷於

朝廷內無專權之相外無擅兵之將雖有奸邪無所施爲況實無其人也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一次考察論其貪廉賢否以定黜陟其制嚴矣容有漏網則科道拾遺南北交章其在言官則吏部又得請　旨奪之外任而倖免者是少如

尚書楊旦侍郎汪俊俱
先朝舊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
一旦摭拾恣肆指為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
曉也且 國家綱紀法度昭布森列
陛下神聖天日在上群臣檢身改過之不暇孰敢比
周為患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已見不能將順
德意幸賴
陛下明斷又經 詔示群情翕然以定尚書席書言
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
陳洸事有案卷荷蒙 省令退避即令行勘久
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又蒙

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於此已洞見群下之情矣但
今二三之臣宜深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
聖人在　天子之位大禮一節天叙天秩斷自
淵衷如某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
君之義昔成王稱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
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
德此則各臣學識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
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
廷之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寮師師百工惟
時以撫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古

於 清時況邇年以來邊卒強悍兩弑撫臣而
國威大損大勢莫回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
一髮致勞 九重西顧之憂在
廷之臣不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 國威以彌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
大半災傷饑餓之餘死者未葬病者未起流移
者未歸矧風雷星宿之變禽獸螽蝗之災山崩
川裂天妖地異 上帝所以譴告之者可謂極
矣不知在 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賑窮民以消 天變也戎籍無稽軍旅多空
京師及三邊無數月之儲郡縣無一年之積百

姓有朝夕不給之歎不知在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食足兵也　國家養士爲何所以匡濟時
艱恐不在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覈策群臣以關有爲監之往古驗之目前
猶當漸銷異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臣
又聞傳說之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益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孔子稱舜曰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之能好
諫者之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

祖親賢聽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體也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是能容之諸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大臣之体也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此群臣之体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諫諍之体也司馬光曰先其大後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此言事之体也趙抃曰君子不幸有詿誤當極力保全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排斥之不使安其位程顥曰論人當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有過此彈擊之体也凡此四者又皆言官之体

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思之朝夕敬慎以立

君人之体由是 法祖親賢聽言納諫察忠邪之分

明理亂之原則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臣耆舊

不宜自遠而骨鯁直言之士必示優容以廣

聰聽如侍郎胡世寧所論審直言官疑以部屬此劉

瑾時弊政以恐非 祖宗之舊如聽行其言切恐

緘默者多而敢言者少矣楊旦汪[illegible]並察無過宜

當 召還科道等官以言得罪及[illegible]議禮謫戍之

臣俱宜量移內地或復其原職死者[illegible]加[illegible]卹

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

元首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篤

守居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

國家養士及任用之意如此則官守者修其職言

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

比奸朋邪之說亦自銷融於春風和氣中矣

嘉靖四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謹

題為乞昭　聖斷採輿議以定大計以彌遠患事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　題稱南京守

備事權之重積威所切愚民矢心承順武臣恣

肆搖楚下民被殺無敢伸訴冤又稱留都遠隔江

淮將臣權重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

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

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等議得守備權任委

實太重之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

舉合行令自陳辭凡公侯伯賢者推一體推代之

庶事權[illegible]不偏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
喜且懼以為此 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
臣工寡[illegible]所深慮今 若議僉同
聖哲英斷同[illegible]消相成之機也然又以鵬舉世緣勳蔭
貲富無[illegible]儷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
婚姻勢[illegible]盤基固恐未易動搖既伏承
俞旨衆乃舉[illegible]加額嘆曰吾具大哉
聖人也圖永[illegible]微燕翼貽謀於固 宗社生民無疆之
休也及[illegible]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illegible]不准辭還着照舊守備管事欽此群工
乃相顧[illegible]鵬愕竊謂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允之迺今忽異 前旨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忭叨陪
末議竊見諸臣深憂遠慮之意似有未盡徹乎
睿聰者敢縷陳其義惟
陛下赦其萬死而 垂聽焉竊聞陳徙薪之計於未
然之時則主人徒疑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
清明全盛之朝則明主以疑而不蒙察何也變
故未形而事未易通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
先事而陳憂未亂而獻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
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侯王僭貢以
時可爲治安矣賈生以爲遠慮其強大欲制分其

地而憤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迂生之言而不能用卒之七國逆起幾危漢室乃知逆計先見雖聖哲有遺明而鑑往知來則迂士有特曲中迺推　聖明御極羣工効忠徐鵬舉以庸才叨靈寵效力重負將救靡遑而安敢有他志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氏不當典兵謂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其夾衛王室奕葉子孫無相爲不利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

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
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右江淮左建康
金陵長江天險者昔人所謂形勝三國五代世
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
必以金陵為據又況我　皇祖開基創業根本
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
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
以分封諸侯留都雖遠在東南非今日所都然
宗廟社稷宮闕百官固俱在也是即王畿之地矣迺
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雖非錫之土姓徐
氏固隱若用南畿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愚無知徒見威福之柄徐氏世執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隷是故雲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感恩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為衆所畏附與大得衆心皆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暴皆非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偪尊君卑臣之道也且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權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奪

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
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兵營柄諸功臣猶數
易歲更無得世重者留都遠在數千里之外迺
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
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
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
易也且　國家初制原非世重者稽之古典參

之令制考之往昔安危治亂之故則徐氏不當
世任畿内政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他人即
陛下勳臣其威重貴勢固與徐氏等而衆推公舉猶
可得才望賢臣爲之孰與世任徐氏則雖有幼
愚不肖之嗣
陛下不得而廢之矣此春秋所以重譏世卿而深惡
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爲世任徐氏有害而無
利易徐氏有利而無害
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 國家禮文制度大政懿
典有乖先王之制非 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改而復之 聖神英武固千載一遇不世

之　王也惟茲徐氏世世之制異先王之典非
祖宗之舊有未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全安之福乖
同軌之制今所當釐正者莫先焉此諸臣之所
以秉時奮義深望於
陛下者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
言聞矣
陛下縱推誠徐氏不免於疑忌長積疑懷畏之臣容復
可以典司兵事耶伏望　聖明鑒往代之失策
循先王之懿矩察後世之過計復
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忠議杜將來之隱憂
特准徐鵬舉所辭解其兵柄仍　勅兵部別推才威

忠廉公侯大臣數員疏名上　請

陛下簡命而時更任之則一舉而眾善備且後世復

遠於憂患　宗社生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

氏熏灼聲勢視京師任事諸功臣不啻拾倍南

都士大夫雖心志之然無敢私議者况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畏徐氏而忍負

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死進愚說焉伏惟

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等無任恐惧願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徐鵬舉准他辭堪充守備的兵部便會推兩三

員來看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講謹

題為明公論以消私黨以福　宗社事臣竊見近日山西僉事史道與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跡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跡一出人又曰此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宣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之厲階縉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　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

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也夫號為君子而亦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力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況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奸擯矣檻虎潛復噬之威冗員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

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
乎邊境此其時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
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
稔忿倒戈自攻以快一已之私哉臣聞君子之
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隙彼方
旁窺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要彼此
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虞也而
顧胥讒胥賊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
啓其覬覦觀望之心此何爲哉譬諸泛舟風濤
而舟子相伙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

必喜然不知刑既不測招招冊子豈能免手忍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　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太祖文皇帝設以是職定秩五品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　國初草昧日簡總攬在　朝廷其勢不能不輕後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得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於輕是以逆瑾恣專擅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乞骸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三

日擬票由中履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漸
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太柄之不可移徒
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廣
變謹徵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
朝廷者政令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
陛下清心觀理虛己察言明亂治之歸審邪正之辨
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勅下大小臣工均念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
合德同寅協恭為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廣兼直
弘容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
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見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

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
之重而無忌小嫌先
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衆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　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
同公議與私議無所牴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
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刎頸乎許國之盟緣僞
明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剿激論以惑人者自
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
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樑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
股肱成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興彈冠之
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立精明之治

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
陛下詔楊廷和等急出供職以成太平之功將史道
至
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臣不勝戰慄懇祈之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爲專信任慎差遣以戒不虞事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總兵官李隆爲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實害忠良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權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曾綸御史喻茂堅田麒先後交章爲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擴憤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寮切訪察巡按監察御史劉翀奉

綸音蒞治其獄二臣祇承　聖意訊諸奸黨質諸輿

人不縱不刻圖惟公平於是許銘忠國之心受
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末靡
不悉得獄具上諸 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奏 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
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門文武之
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衆之地秉公覆審咸曰
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罰
法司[illegible]務惟當奏 上奉
聖旨這[illegible]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
員[illegible]從公勘問明白來說[illegible]

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以爲言內閣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延偏徇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眞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由威斷出於　朝廷使天下稟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

雖河西之人亦将瞻落曰

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

國有常刑臣以是不避斧鉞復瑣瑣以瞽言

進嘗讀易於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禮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以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以既聽

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
無可疑者乃復遠勤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況
陛下平日所托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
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
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
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
使則日日隨行　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
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閑若佐貳者以行
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採求臣猶秘縮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為恐中有冤濫詿誤望降一
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
德音若但求李隆真情罪往來蹤跡陳九疇備詳之矣罪犯重輕劉翀之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已矣雖有他能其柰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日説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

亦嘗疑曰劉御史領京州人馬來沈甘州遂潰
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肆出撫按仍急張
告示諭以　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衆疑稍
釋實以前日之變詿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勘官
之往彼自疑曰謀首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
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
隆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
不與俱至甘州誰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
知惡極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
相助圖為激切之詐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
密則南走亦不剌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僕

固懷恩此時悔之其能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執
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
者亦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五不惜
一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
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
設有疎虞他日必為 中國大患三也事出
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
朝廷復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釋中外之疑
于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負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逭

憲典之誅亟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留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

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待罪言官妄瀆

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差官了該衙門知道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汪文輝謹

題為明言責正人心定

國是以保和平治體事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憂變任職歲餘復遇

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日以定

國是一人心命題為號彼時舉其端未竟其說大臣不以臣為妄獲就御史之列臣自拜命二月于茲矣朝拜官而夕奏號臣職也登對必先自盟臣心也顧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縣之衷憤激于草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正內外大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

陛下采嘉言新　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其言大義

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一曰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官

司對駁職糾劾固將正　君心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己之不正而可以正

人者哉臣每追思　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

德重望恊恭同寅可謂衆賢和于

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　廟堂議論稍殊猜疑一

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

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勝情亦隨之或服或

叛態變于終朝作賢作佞評更于月旦顛倒是

非惑亂　聖聽以致老成耆舊進退不一而
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
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
事理辨人物止覺寡塞弊議正辭嚴時有指斥聞
者愧屈非終無所為而大義是以服其心乎四
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于此將来之事可為永
鑒使今日不知謹諸擬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
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況傾
陷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人才之
進退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省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

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亂此尤覆轍所當鑒也故戒在觀望非言官第一義乎二議曰謹條陳戒紛更何謂紛更古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

祖宗立法至爲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欲改舊爲新且慮非其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遷就題覆不知一法立一弊生及行之不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日亦不足矣如臣舊職驗試所與巡視其事者惟執繩引墨鎮之以靜

而內外竟自安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得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添以行戶矣巡視有科又參以工科矣至於本色折色更新復舊前後奏 請尤為不一彼皆通達
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于前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有堂呈大要謂不可輕於變 祖法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掣肘之際在擇其任事之人而已即此一節其餘碎瑣迂闊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謂紛更所當戒也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刻臣謂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

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真有實跡衆所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行本端良而才或疎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跡其短彼將自恥追咎不遑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輭退者不曰罷輭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恥存
國體也今則捨其已往揣其未行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奏章以致彼此相譖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為衆嗤笑人已之間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

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者不皆卓異也况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爲不堪矣故撥其小疵指為大蠹又巧為形容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決於引去以此求人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　國家之用哉此臣謂苛刻所當戒也四曰平意氣戒護短何謂護短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於言官之短所以繩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無人是以天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不

容掩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人是非未當該部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即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爭甚者爲之辭曰此衙門體面不可失夫臣子尚有不肯一字認錯何以感格　君父冀收　成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之心言之至於題覆各部須斟酌停當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大臣以虛天下之心察之不必徇以套語久之事理既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於後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事責言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矯前之失勿用將來希

旨之人蓋長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諒之士遠忠貞直諒之士遠則獻諂諛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己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或有過差之處孰從而聞之易曰夫履貞厲言賢者每傷於所恃也況所謂長希風旨者必乖巧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前日　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辯之爲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諒之士雖見識有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況宰相之職不

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祗在
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臣所以先
責言官而并責之大臣也至論處
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緩急之宜以外臣視內
臣參奏者當辯其王存之異此蓋不專爲言官
而發今日不敢漫瀆　天聽者嚴於自治先清
其進言之本耳臣竊觀今日　聖朝氣象
陛下以寬仁聖神主之于上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
于下中外人心亦自洗滌銓曹清選各部大小
臣工清矣撫按更相勸多當郡縣人才有亦無容
矣至於言路諸臣則皆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矣

臣之深慮過計者爲精明之治既少見効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畧也振例大嚴反爲多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捃尋大過漸成頹薄之風釁隙可平也攻訐大深必起胥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 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剥喪矣故臣今首陳四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 國家之福哉臣賦本粗莽詞或激厲旨以爲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

下人心之公是否仰冀聖明敕臣躁妄俯加
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吏部于進退言官
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章
疏考其心術務遠留邪正以仰答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　申勅中外俾深懲既往為戒
將來對案焚香靜夜平旦此心此際孰監孰臨
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
平之以理去偏詖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
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護而為沖虛則已正而
人無不正　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之私
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真安

宗社之至計者亦可少紓矣臣瑣瑣干

瀆不勝惶懼之至

隆慶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貴州等道[illegible]道監察御史臣汪珊等謹

題為遵

成憲開言路以防壅蔽事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彭澤　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內開新陞僉事史道論

奏大學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科道聞之不勝駭愕竊謂此言路開塞之機人情通鬱之會世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繫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來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

意檢人以此熒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人臣進言於上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乃欲摧抑之非社稷福也憲宗曰微卿言朕不知諫之益憲宗初雖誤於聞聽及聞李絳之言惕然改悟遂成中興令聞臣主俱美光照史冊誠為可尚大抵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路塞則人情壅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而後喻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瞽御工瞽無不得諫所以明無不照而天下後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

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而淮南之謀寢而不發佞隋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氏擅權惡聞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正論之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諷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為諱因貽祿山之禍唐之社稷傾危以此言之則言路開塞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我

聖祖高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道等官各寄一言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

奏彈劾豈所以開言路通下情以防壅蔽之禍以

崇　社稷之基以杜大臣顓權之漸以昭
聖世平明之治　神謀遠慮可謂至周悉矣
陛下繼統之初發　明詔首開言路崇奬直言之臣
天下忻然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自出尋常萬萬澤荷
陛下眷遇之隆素有一時之望臣等將謂澤必導
陛下以堯舜三代之盛
祖宗成法在所必遵不意不加詳思反導
陛下以拒諫之討夫史道論　奏楊廷和其言之是
與非自不能逃　聖鑒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
一時小臣之失耳夫懲羮者不必吹齏畏噎者

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之路沮壞
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臣等恐臺諫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將畏威避禍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之事誰啓之耶
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誰與通隱伏之禍機誰與發其爲壅蔽之患豈小小耶澤之言曰糾劾大臣必其奸貪不職負
國殃民者是也然必欲會本交章則夫獨立敢言如唐介忠憤激烈如朱雲者倘有風聞果可抑之使不言乎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

科選道尤宜詢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是也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參奏則是鈐制縛束以示不欲直言之意復蹈逆瑾之流弊非復

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曰不許懷挾己私或為人市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四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懷私市恩乎此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竊以曰澤意

陛下以拒諫之計伏望

皇上仰惟　祖宗之成憲深鑑聚斂之隱禍允踐近日之　明詔毋怵於先入誤中之言如蒙

特降綸音收回　新命仍遵　祖宗朝故事許科道

道各得數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
言路開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吏部看了来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

國體事臣等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書其情執憲擬罪不遺其隱匪曰為深以明法而備讞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刑是也察時度變以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為異以慮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從[illegible]則

朝廷無失刑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

四盖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憤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釁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傷國體而

朝廷輕矣是故必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罪也臣竊觀禮部侍郎黃綰䟽狀其於叛徒逆黨尙以擒戮二豎遣孽亦議遣調[illegible]差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illegible]而部永武瀅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illegible]之義用雖非爲訓而趙鎮戴濂等之衆則[illegible]矣

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功雖頗爲大然陛
賞曰量行則
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
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
如是則綰爲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
昭
國是以爲
朝廷惜大體爲邊境防遠患
固
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越擬者
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畏避當言而不言
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

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　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為愚言

之必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祈奸莫先於聲罪誅賊莫

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

宥之不足感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遠矣

所謂謀殺者或三數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及

知而置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非為謀聚衆

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噪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鬬者也必非爲劫殺良善焚燬公廨逼竄撫臣出奔　親王久而不辭者也此非

國家所習有固未易言耳臣請言其習者假令二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奪其貲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强劫人財不知將坐以謀殺人律乎抑坐以强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況大同之卒衆倡叛亂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惡積慮無君父久矣其與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爲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

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賈誼所謂是皆於主上
爲近者也廉堂之分誠不過於此矣此而可殺
是不有　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豈不顯
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
將重撫鎮以防[illegible]
國家於撫鎮重其權任崇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
卒猶時欺而從之今既不能正法聲罪以彰撫
鎮重至復輕殺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
議旨令以往撫鎮或陷下同末為士卒視之撫

大尊顯撫鎮少不如意欲殺則殺之當復輕救
前矣雖撫鎮亦將自視畀也日惴惴焉死生首
領之慮又何暇為
國家嚴法振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為謨誠非細
故矣傳曰水弱而人畀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
憚之故鮮死焉兹固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
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耶且聖人立
法創例皆因時救弊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
殺撫鎮亦既數見矣使律文畀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
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奪主將之尊而導

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
慮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肆赦大同辭耳臣
等以為固不必然也夫藏渠魁釋脅從實
陛下神武之義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
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
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奸慝
曲援律義以貽後艱以姑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罪啓奸雄易犯之路開撫鎮不自謀之
端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
為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則
國是 王法胥此焉定後禍隱憂胥此焉寢矣東

偶不可追將桑榆之救也臣等愚願
陛下勑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
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劫殺撫鎮官者俱以
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
使天下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屢赦中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
而不敢犯矣此因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
惟
聖明裁鑒又看得黃綰叅稱總制侍郎劉
源清贓賄交通貪功僨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為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師費財卒罔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忝職無效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感激士民嘗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聚為死守復積薪圍其私第約賊至則闔室自焚俻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逃走者源清即撻死以徇宸濠遣偽將將兵百餘人到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賫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

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注以
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謂其首挫宸濠之鋒
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竟然為閩
浙障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生存亡之際豈可
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特卒未死耳使
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嘉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
諸臣交剡論薦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
由此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
尚當蒙八議之貸況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
乎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並言牧民之官失於

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
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
其柰失機宜措置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
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効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
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與若治軍行旅
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向與郤永乖戾不
和又權侔任均不相令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

從未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
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
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盡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才能明
辨論議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狥
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臣非厚誣誠不敢多與
也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
與臣等合非臣等實私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
郤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

顛末不自脩省將懷疑畏不敢爲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爲資天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乎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今馬昇楊林親爲叛逆者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陛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代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憫憐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其死若其奉職不効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爲人臣僨事之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爲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爲仁僨事不舉職則

必罪無有不失爲斷如是其誰不勉思忠義死
效驅馳以報
陛下以避　明典弍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
氣固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
聖明矜裁又看得黃綰參稱潘倣孫允中俱應敘用
夫潘倣職重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
民休戚寧動倣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
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
示體　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隸叛
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冒功祈敘何
以示恥皇惑草疏爲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傲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苟辱爲上計以覬覦爲
良圖養亂蓄殃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
日斁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敎之忠也
陛下天地爲量傲等倘蒙
容覆得不竄流爲幸已極猶將靦顏垢面玷衊
朝紳叨廸簡之例哉臣愚願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命仍竄傲等庶少存廉恥以
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
具矣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明法
正罪使　朝廷誅罪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

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
淵衷之所注也若遂以為奇勲顯績優賞驟拜張皇
誇詡天下後世将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人不思勸且
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無
疆土之責楚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
越職以謀敵因機而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
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
居難圖回敢於趋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

非此二臣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
窺　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勍敵强
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勛受上賞甚
非所以示威崇體尊　朝廷也故臣等為楚書
詹榮不宜厚賞者非為
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省敘
當遷吏部別擇美秩加常敘二二等請循制陟
陞之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獎繼
祖挫威於城下張增受命於軍中亦復貪天因
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
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摸弘遠而

國體尊奸宄潛折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詔來世矣惟臣等前議與勘事大臣雖有異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綰異也亦非綰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　朝廷之體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耳況　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愚併陳封菲畢達廣延博議然後　聖治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懼羣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兼收則不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等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

足爲綰助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異也廼

所以爲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公論在　廷是非公私無所逃飾臣等席

囊　闕下以俟　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

歷塵群縣誤蒙　拔擢待罪言官數進踈狂過

承　温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漏致

事每過計誓死稱塞故言多忤衆觸犯時忌罔

知死所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

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惧願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来説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爲開　聖心辨忠邪以存

國體以圖治安事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

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爲言

官惜也惜　國之大體也惜

朝廷日漸多事而此非治安之理也敢爲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

於　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爲忠必

上爲

陛下保盛德下爲海內憂民窮爲紀綱理其緒爲法

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執是數者惓惓

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夫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熟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謫也

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怨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

內臣之怨報

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

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

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微不見奈此左右恐為欺蔽何哉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怨報之嫌必謂

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言亦妄也臣謂

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為欺蔽也深矣臣請

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其不為身家當為

陛下矣而被言近侍每有陳奏必以中言官為辭則是言官以忠

陛下為心而近幸者若以言官為讎也私忌而不顧
朝廷受過舉之名其爲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
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明
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
陛下登極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
旨死者葬祭廕敘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職
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
顯戮遠竄曾不少貸此
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來藩壯轂為世道計切矣纔
二三年之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
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今之

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如中外以言爲諱
相率而爲阿徇爲畢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爲何如以世道爲何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
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爲言官惜
也何也以言爲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况
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朝廷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
誠動
天自咎而遽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

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
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
神一心之運用別群下之忠邪審言路之通塞係治
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惧慄然誤其於左右是非
枉道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
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間隙而為言者之
指陳哉不然
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廖紀謹

題爲乞宥言官以彰

聖德用將才以固根本事臣惟君以納言爲聖臣以

敢言爲忠敢言之臣未必皆當而納言之道在

無不容蓋雖以勸忠直亦以廣聰明二帝三王

率致雍熙悠久之治皆此道也近者馬永論鄭

陸完等事委是出位輕言

皇上不加罪譴但使之南京帶俸閒住

宥過之恩永固感激不淺矣而臣初聞

命竊自深慶以爲　睿知所發動涉精詳欲一揄揚

以盡愚衷而未敢也蓋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四方都會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臣以
正德十六年任南京吏部尚書次年改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曾逐一點視軍政該行整理
者不勝驚愕玩愒之勢已至七八雖嘗竭愚攄
慮補救一二偶因言官論劾旋以衰疾乞休遂
歸衷情耿耿恒以負任為愧臣雖身居田里而
一飯未嘗不以南京為憂蓋南京有操江營有
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軍士大約十萬餘名迄
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疲弱不
堪其精壯可用者僅可萬餘名未經戰陣不識
坐作攻刺之法一有警急難使驅使此兵之可

憂者一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八十里東西南三面猶有重門人烟輳輻獨北邉一面人烟稀少多蹊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可憂者二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盔所執者木刀竹槍追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内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不可追究恐累賠償夫以平昔無事之時虚應故事習爲輕便卒然有事之日戴此木盔執此木刀竹槍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三也三者不獨臣憂之凡任南京有識者皆以爲憂也三者既爲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

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曉暢
軍事固雖有人俱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
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爲可憂也臣近
荷　召用至京退
朝之餘每與巳故尚書李鉞私相論及南京可憂
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一二三員奏
請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
可以懾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斯爲保
根本重地之至計不可不急圖也臣之此言同
朝二三大臣亦皆聞之前日楊銳
准告南京坐府臣心竊自私喜近日馬永獲南京安

置臣亦不勝私慮焉二將之去南京實

天啓 聖聰有此 成命乃篤周祜之遠覽保根本

之大猷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懽忭之餘欲

候 天威少霽日陳本末申薦揚銳馬永寄以

營務重其責成以彰

陛下器使之恩釋臣昔者負任之愧言官一時未悟

聖意以馬永勇略素著虜人畏服犯

顏申救如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之御史鄭洛書又

言之

陛下皆不深究而御史魏有本愚昧奏詞狂直嘗調

外任 聖恩誠為薄罰在

廷之臣不勝悚惧故都給事中解一貫御史許翀
鳳等又交章論救臣以事關
國體職在用人未嘗不各有本之狂而深望
皇上開容納之量先年給事中等官衛道等論及
世廟街路雖蒙聖恩謫外旋以科道交救俱
賜復職此見
皇上明目達聰之哲含弘光大之量雖舜之舍己從
人禹之聞言則拜亦不是過
朝野傳頌至今不已今有本初試言職事體未諳
言雖煩瀆心本無他伏望
皇上恢天地之量宥無務荛之狂

俯從言官所請合無將有本仍復原職惟復量加罰

治則

陛下容諫之大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於前矣又望

乞 將楊銳馬永俱俾南京坐營仍照北京坐

營體統行事則

陛下奠安 宗社之遠圖上有以隆

聖祖根本之重地下有以貽 後嗣無疆之丕基矣

臣待罪銓曹用人者臣之職用將者兵部之任

今以吏部而言用將之事出位之罪自知難逭

但犬馬惓惓一念愛 君之誠憂

國之心自有所不避也干冒

天威仰祈　俯納臣不勝戰懼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足見忠愛懇有本准復原職楊銳着南

京坐營該衙門知道

吏部左侍郎臣霍韜謹

題為擴大公以贊

聖治事臣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苟權有輕重人競其私則忠賢沉屈下僚庸材倖登要秩賢否混淆甚非所以贊

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覩

陛下宵旰孜孜圖惟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治政無不理矣乃今郡邑有司未見其慎職賍私未見其改厲政治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變災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

謂天下不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臣未敢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開具積年錮弊焉

聖明陳之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推具缺員聽

朝廷特旨陞用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考覈案牘具存可質也自成化末年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納權賄言官攻焉自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寺卿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巡撫都御史至要且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重權所在人易行私故

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乃感恩於吏部不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等丞惟吏部專擅推舉故科道部官欲陞小京官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坐得之矣或暗託腹心於吏部或假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官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低首權門輕縮細人恒奔趨以竊位所任非材真材不任吏部權

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百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為不尊矣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裁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部屬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譏讒即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愬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

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會官推舉

聖上睿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功出諸

輿論予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
祿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擬焉甚
非所以昭大公也夫卿丞羨秩也况由是進焉
六卿之長亦其選矣可勿重乎伏乞
聖斷著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光祿寺卿太僕寺
卿皆秩官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
焉兩京大理寺少卿寺丞太常寺少卿太僕寺
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丞南京通
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具缺即會九卿
推舉內外才望官八員請

旨擢用吏部安自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中舉四人焉在外參政參議副使僉事運使知府中舉四人焉惟求内外均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競勉守職無疎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擅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屬已也將謀沮之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矣狀皆知出諸輿論予奪實由

冊典屢行　宮掖太廣　恩幸弘博

神氣太勞有以致之與臣聞神氣在人猶水之在地

中凝則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爲潰爲壑

靡所不竭故善養壽命者必以愛惜神氣爲本

而愛惜神氣者必以慎節情欲爲先是以古先

聖王妃匹有常數御幸有常期誠不以一時快

心適意而勞形損精以貽莫測之憂況妃匹廣

則服飾必廣御幸多則寵賚必多徒取快心適

意之觀而恣爲勞民傷財之事則或甚無窮之

患故不爲也今

陛下年齡甫壯正如四時之春春則方盛而易於發

揚唯於發揚時常思保合則盛者長盛茲者
聖躬違和甫安又如一陽之復復則尚微而戒於擾
動自非擾動中養以安靜則微者愈微此
法天立命之道不可不察也此臣所以雖在千萬里
之外而一念犬馬愚忠自有所不能已也伏望
皇上深念 天地
祖宗付託之重遠惟 子孫臣庶仰望之殷
敬身則如敬 天地
祖宗 愛身即以愛 子孫臣庶 神氣雖復而調
養保護必萬分加謹於前 宮掖雖廣而接見
御幸必一切大省於昔凡快心適意之事足以勞形

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勸百
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體
聖心惓惓圖治之美臣等曠職竊食何以逃罪乃謹
畧述推陞京堂官府官兩欵積弊伏乞
聖明詳察焉如可施行乞賜
明旨行部著為定例永承式焉奸臣不便己私擅議
改更科道官指實糾罪亦臣愚區區仰贊
聖治之萬一也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只照舊例從公推用

兵科都給事中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謹用人以圖治安以免物議事先該本科給

事中張原題為懲貪暴以儆在位該兵部覆題

節奉　聖旨是朱宸周傅陳昇等俱革了任着

帶俸閑住該衛掌印管事員缺倂部裏便從公

訪推通曉文義練達事體立心操行素有譽望

的七八員來看欽此隨該兵部覆題推舉得署

都指揮張銘等八員職上　請奉

聖旨再推七八員通寫來欽此中外人言嘖嘖咸謂

人數過多必有夤緣請託之者如正德年間事

也甚者又謂投獻莊田遣人打點物議紛紛莫

知其故臣等待罪該科豈容循默切惟錦衣衛近侍衙門掌司法令然掌印管事官又日侍
宸嚴統率官校總理庶務尤為一衛之樞紐必得廉潔之人而後官校不貪必得簡靜之人而後官校不擾必得謹愿仁厚之人而後官校不躁外此取材辨者或恐喜事邀功取剛強者或恐作威變法皆非此地之所宜居也先在正德年間一因用匪其人遂至竊柄弄權勢傾中外使天下惟知有權要而不知有
朝廷者十餘年幸而　聖王龍飛撥亂反正元兇就戮餘黨悉除迄今衛所官校人員始知懲艾

畏法不敢生事害人朱宸等一經言官論列
陛下即為罷黜別選賢能代任臣等仰窺
聖慮深長知此衙門非尋常閑散之地此官非泛常
不急之銜關係甚重不可一日任非其人者也
近者朱宸等之退既為其私矣為其貪矣若今
日進用者果如人言夤緣請託則亦何異於彼
哉將來之事貪私之弊又不知其何如矣是不
惟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亦且不足以服退者之
心也伏望 皇上慎重此選乞 勑該部詳加
訪察於 聖諭通曉文義之外務得廉靜謹厚
之人奉公守法不矜材智不弄威權不黷貨利

者斯可舉用如得其人雖不必多補員數用一
人而可以抵數十人矣況成化弘治年舊例該
部推舉三四人題請　點選一二人未有七八
員之外復推七八員之數推選太濫致使退閑
降級依憑城社者群然跂望人人自以為可得
無怪乎物議紛紛也如有前項夤緣請託果如
人言者該部即行參奏或臣等科道官查訪得
實奏　請拿問庶奸詭懲而賢材得矣然舉正
於既用之後又不若精選於未用之先為得策也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楊名謹

奏爲遵奉 明旨昧死陳言以効愚忠事本年十一

月初四日臣 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 欽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 捧詞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膚

劣兼所知識何蒙

皇上簡擢及第 猥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

未足以上慰 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爲狂妄

之說塵瀆 省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平和

問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

明旨詰臣驚悸殞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

言實出於大□一念之誠非敢故爲矯激以速
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
然得於見聞眞不容已者況承
嚴命之下苟復畏□非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
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
矣故敢不避□□亟謹以所見聞出於臣民之公
論者爲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已許之復□察之臣愚萬幸臣惟吏部諸曹
之首尚書百□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

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人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鋐豈不以
鋐爲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
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蓋以鋐之爲人
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秖期於
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列今遷吏部又被群言
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
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爲害可
勝言哉此鋐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
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
爲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爲臣
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爲人豈得無可慮乎
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
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照
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爲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
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贇仁董
庸惡道流統攝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既極
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

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於分受品物及香燭紙炭
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
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竊
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於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
言詞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
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
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
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以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於廢棄老死已
乎雖累有以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
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為
請即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忻躍此可以觀人心矣
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
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塞責之說豈可
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是得罪諸臣群心皆曰
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
至於施為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
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

燒造甎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

閻之下形諸愁嘆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

真人邵元節者以妖術進過蒙采聽於內府修

建醮事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祠之說自古無

驗乃今不惜靡費使之頻舉凡

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旛

樂敢於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

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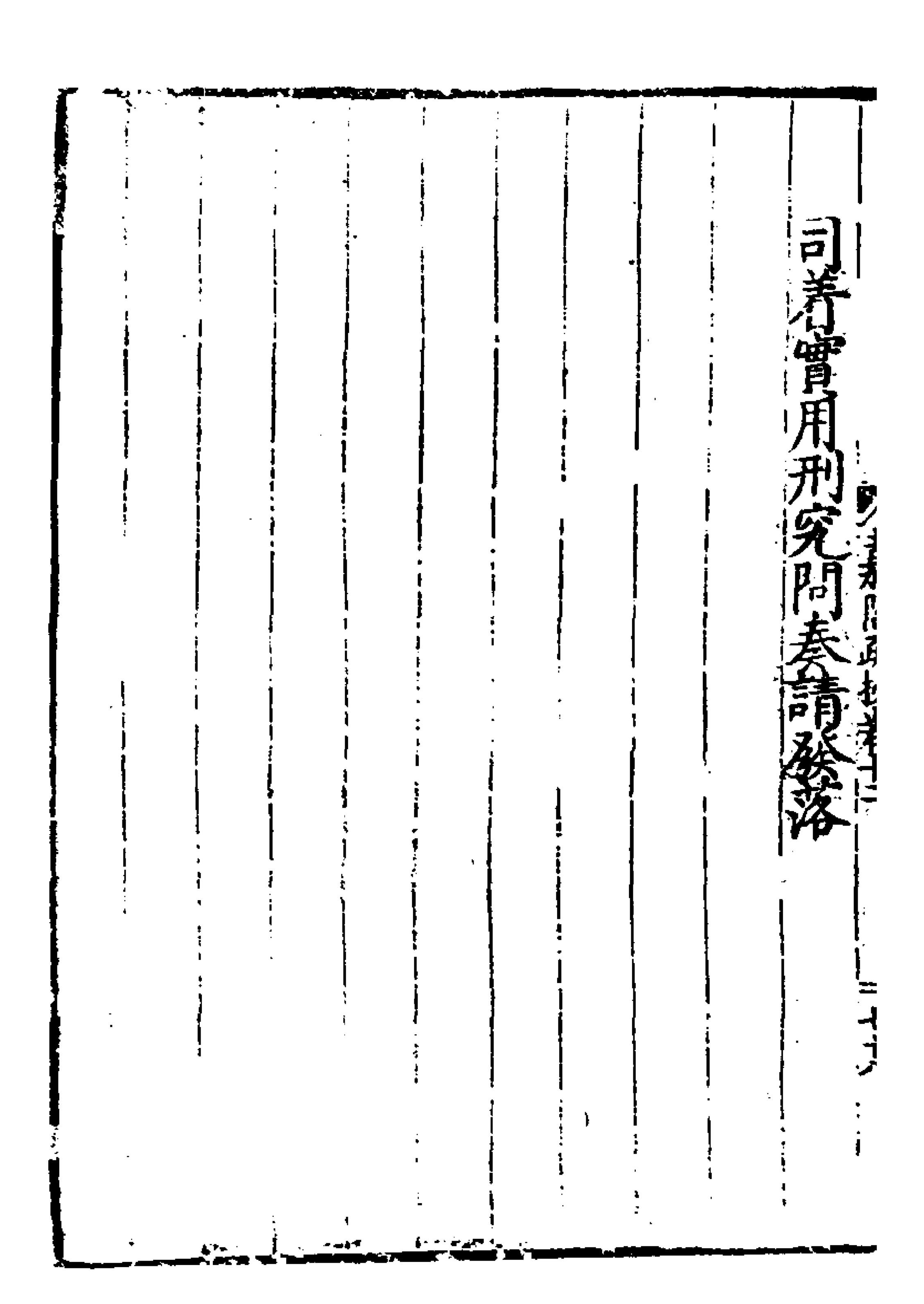
無市恩播威貪緣僨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祿之祥可以

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擾以爲切書之史冊以貽
後世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内照自省及戒謹恐
懼之說盖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髙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
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
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
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啓
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屢
明諭臣罪安可逃哉伏乞　聖明原臣顧望之至宥
臣狂戇之失將汪鋐等早賜罷免得罪諸臣

亦
明勑該部量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
養無復有所興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祠之事一
切遠卻如此而民心有不嚮應天心有不潛孚
者臣未之聞也臣踈遠賤士朦瞽狂言干冒
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垂察斯世幸甚
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廝既欲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真誠明白指說都
乃心藏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胷
制
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善意引黨類志在
報復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



刑科左給事中臣解一貫謹
題為慎選撫臣以安地方事臣惟各處巡撫都御
史係一方之保障而邊隅又地方之險要者也
得其人則不惟其身無害而且地方無事
朝廷攸賴非其人則不惟取殺身之禍而且貽地
方之害於無窮上厪
九重宵旰之慮前日都御史許銘被害於甘肅今日
都御史張文錦見殺於大同雖曰強兵悍卒大
肆悪逆亦由二臣者非其人是以平居既無撫
馭之策臨難又無尅亂之才遂使將卒殺之如
獼狐兎然而畧無所難也上為

朝廷之蓋下貽地方之患任非其人其害一至於此臣竊見邇年用各邊將官皆由衆官會推而用各邊都御史反不由衆官會推只以腹裏地方爲高以邊隅地方爲苦往往推陞都御史皆先用之邊隅俟年歲勝久而後陞遷腹裏或在京在外不問其人爲何如但年資稍相應者遇缺遂陞用殊不知職任有輕重地方有緩急邊隅之職任較之腹裏爲重邊隅之地方較之腹裏爲尤急腹裏安平無事之處常人皆可能而邊方決機應變之地則非有大材大抱負者不能也輕重緩急之間較然矣今乃一切顛倒任

用所以致亂職此之由昔人有云將不擇人以
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伏望
皇上軫念邊隅地方險要邊隅都御史職任重大各
邊一有巡撫員缺乞
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選務要平日熟知邊
情曉暢戎務威望素著文武兼資者俱以副都
御史重任或以腹裏僉都而改陞或以腹裏副
都而改調或在外地面如宋之胷中有甲兵而
後推或在京堂上如唐之禁中藏頗牧者而後
用年歲既久功效攸著則兼以侍郎職銜而久
任之職任既重用又得人則足以為一方之保

障而地方可保無事
朝廷可保無虞矣夫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
用未聞有借材於異代者惟材者不用而用者
不材是以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今各
邊巡撫都御史如兩廣有戚應期順天有劉澤
宣府有張縉大同有蔡天祐遼東有張璉延綏
有周金寧夏有張璿甘肅有　天敘雲南有吳
祺貴州有楊一瑛以愚料之奇材固有冗材亦
多幸地方安寧無事可見一有如今日不克負
荷者多矣前車既覆後車當鑒臣願
陛下念既往之失為將來之戒寧先事而過憂無後

時而有悔乜　勑該部會議如其邊某人如臣前所云則仍照舊任用如其邊某人不如臣前所云則急另推官往代將本官改調相應地方如今日蔡天祐在大同懦怯無謀受制于賊惟朝廷急　賜罷黜以警其餘則曲突徙薪賢於焦頭爛額遠矣臣又聞各邊巡按御史其職任雖較之巡撫為稍輕然亦有地方之責今都察院差撥猶前巡撫然不論輕重緩急專一以腹裏地方為上差以邊隅地方為中差巡按邊方者必新任之御史而巡按腹裏者必老成之御史也殊不知

朝廷用人惟當權輕重緩急豈可以此爲上下哉若邊方得一老成練事御史與巡撫協力其爲地方之助多矣臣又願

陛下勅都察院今後差各邊巡按御史亦必揀老成練事曾在腹裏巡過按者然後差往則巡按亦得其人而地方亦有賴矣

嘉靖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孫懋謹

題為修大政祛流弊以隆

聖治事臣聞治天下之道大要有二文與武而已文以綏太平武以戡禍亂雖古聖帝明王所不能廢也然而用舍于人雖懸之天子而進賢退不肖上以紓

九重之憂下以慰群情之望使守正靜俟者無久淹之苦而夤緣奸巧者絕倖進之私是惟在當任者之公與明矣但近年以來吏部每失於專擅而不公兵部多至於徇情而失當忘人臣匪躬盡瘁之節負

聖明勤政願治之心亦已甚矣故有或聽權貴役使
而升非其人或受囑托而心懷貪得或陰厚鄉
里而援引要職或夤緣相知而那缺倖進波蕩
風靡相習成俗矣今復緘默不言臣恐弊久患
生不能仰答
聖治是重貽罔上之罪矣臣敢冒干罪戾昧死為
陛下言之且吏部者天下文官之所從出之地也夫
何邇者有副使纔一年即陞參政者有無事纔
二年而即陞參議者有知府纔二年即陞副使
者有員外纔二年餘而即陞知府者有歷任七
八年而未及一考者有才力不及而卻陞兵備

副使者有陞驛丞為典史一選十數人而獘端甚多有已選縣丞而地方狼狽不肯赴任假勢囑託而擅自復選者有陞遠方軍民知府又不赴任夤緣而即調復裏者有出身吏部大肆貪淫而却曲為陞擢者有吏部官互相排擠傾陷而無退遜之風者有凡遇好缺累次求討如乞丐者有序該陞遷自分不便而不肯就者凡此皆因循之陋習頹風日下吏治之不精百姓之不保有由然也至於兵部者天下武職之所從出之地也夫何邇者有營求漕運嫉毀同僚而即陞總兵者有託親勳要而即推備倭者有交

懽權貴而即陞都督者有因公至京營求而即
陞都司掌印者有未諳邊務而却推邊關總兵
者有邊方將官而却總腹裏戎務者有推艱避
難不任邊城而營求畿內守備者有貪墨無恥
都司通省差人大索軍官謝禮而陞為參將者
有以雙聾將官坐營而號令三軍者有案候用
而經久不行推用者有將
御覽揭帖高下其手而賢否不盡開者凡此皆漸染
之弊政蠹壞日深邊務之不修保障之不固有
由然也夫以天下機要而莫先於吏兵二部今
乃積弊釀奸如此是根本之地固已不清久矣

邇者幸賴我

皇上聖哲神謨洞鑒此弊易置兩部大臣再入佐善治

天下想望太平於變風動之機惟其時矣但弊端滋甚一朝頓革是惟在於得人以理之也伏望

陛下痛懲邇來相沿之弊聿新立賢無方之規將文選考功武選職方郎中合無不拘本挨補常格凡遇缺人務要廣詢博訪惟求慎重有立堅定有守之人然後用之仍照例久任必公廉昭著著擢之京堂以酬其勞中間若有委靡不立而聽人役使狥情失守而懷利自便者亦乞

昭示黜罰懲戒令後庶人知警也若惟蹈常襲故日

復因循在吏部而使好官美職能自擇而致之

如取諸懷袖在兵部只沿資循格而陞遷如常

是賢否無別賞罰不加則凡罔上利己之事亦

何所憚而不為乎此則今日之積弊而革故鼎

新以成 中興清明純美之化是故有賴於

聖明也仰乞 宸斷特 賜施行著為

令典務使著實舉行永為遵守不得朝四暮三廢於

半塗而視若泛常如此則

國有常典人皆奮勵私意忘而弊端絕本源清而

忠良進文恬武熙海內乂安

[illegible]之要端在是矣

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著吏兵二部看了各加警省勿得

仍蹈前弊

湖廣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盧瓊等謹
題爲言官自劾不職乞賜
聖裁事竊惟我
祖宗設立科道責任最重成化年間原無考察事例
弘治以後法漸相沿節因多官會議考察六年
一次舉行盖科道既考察留用則可以拾人之
遺非因科道拾遺而又令自相攻擊也
陛下龍飛以来考察再舉令經部院會考兩京御史
降黜比之庶官已嚴令掛誓之言復令臣等互
相糾劾盖以言官賢否治亂攸關公忠方正然
後可以彈壓奸邪剛明嚴肅然後可以振揚風

紀臣等才不足以集事明不足以察奸職欲盡
而知不周心欲為而力不逮曠瘝之罪何所于
逃臣等所不能盡者職也所不敢欺者心也所
不敢亂者法也必欲扶同糾劾則是開攻訐之
門滋報復之計此漢唐叔世之事豈
聖朝所宜有哉誠恐紀綱法度無可執持非
陛下勵精求治之　聖心也況言官係天下綱紀又
在
陛下維持綜覈之耳伏望
念臣等之愚不能靦顏就列念考察之典不可數易
晏更稽臣等量為降黜以肅風紀謹題請

旨

嘉靖六年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吏部已查有

先朝事例又屢有旨著他每互相糾舉來說如何日

久杭違不遵又來執奏本當究治姑且記著便

從公互相糾劾若再回護決不輕貸吏部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毛愷謹

奏為乞慎考察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事臣聞帝王之治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治成是以尚書稱述堯舜之治亦惟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理之經也漢唐以來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効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

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甚者名實混淆是
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以賢
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
不効也仰惟
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敬
天勤民惟日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廑
聖慮茲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致幾特
勅禮部幷　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俟
黜陟一時臣工懽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illegible]　王言之大真如天地之於萬物長

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聖
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　皇度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
可以復見於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
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甚正士習不甚端是非
不甚分名實不甚考邪正不甚辯苟于黜陟之
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明允公當之　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
之見不能不慮也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
明著之實而以往事證之且如朝
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

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
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
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
外官尤為不易撮臣耳目所見有行已端潔而
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
靜愿慤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
於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
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攀援而無恥者
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
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
也撰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

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覈其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必使有不可解救之勢或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摭拾妄奏或買囑吏皂之輩媒孽誣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墜或謂其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

之門或加以帷薄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畧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蔕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鑽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為陰險狡猾之吏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於考

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晨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覺察而倖免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　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愚以為圖善於既事之後不若慎防於未事之前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為多有浮薄仍踵故智旦夕奔馳彼此扇惑流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為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聖明在上一大語叮嚀具僚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
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
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
聞誼不容默伏望
皇上俯察微言勑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
痛釐久積之弊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
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棄者雖
盤據夤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共與者雖
媢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
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真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

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典不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
成矣
嘉靖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都察院知道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浦鋐謹

題為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事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惟

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任守備 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為

嘉靖之治猶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凡太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亂天下殘傷

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椎鋭之羽翼乃罷遣閒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如初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懲斥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沮撓大臣展布之誠政干閹官章疏累上而不行事涉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以君子始焉

進進而終不能用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遠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黄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之者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其心而相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猶爲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爲一人也爲天下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

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陛下鑒紛未久殷監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心耶

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成忠愛之臣收回致仕

成命仍留辨事覽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

奏革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

任大臣處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

之責以尊其任使委以設施之柄以發其器能

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撓其權不眤於貴戚之恩

以沮其志遠小人[illegible]際好惡遡其引用之自以

[illegible]其奸重以法律之弛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

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搖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投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心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厭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幾决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可表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消太平之治可望矣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曰韜謹

題為決壅蔽任大臣重言路以隆治道事臣惟天下之不常治其幾大要有三狃於近習而壅蔽之為害閒於群小而禮遇之或衰憚於改過而忠讜之惡聞三者有一不預為之所則大壞極弊乘之矣

陛下嗣位之初剪除權奸起舊臣而任之事遺諫官而使之言天下忻然謂太平盛治之復見矣夫何邇者以來漸不克終崔文以齋醮邪術愚惑

聖聰乃奪刑部職守付諸鎮撫司問理屈天下公共之法以遂崔文欺罔之奸陶淳以陰險之資結

交官竪揆置芮景賢違例受詞差官校遠拿知府郭九皐開告密之門以納賄竊威福之柄以麥人伏願

陛下大奮乾剛遠斥崔文懲戒專恣擅權之黨追回官校窮究撥謀受賄之人則壅蔽决而

聖治日新矣刑部尚書林俊於崔文之事執奏不阿乃其職也

陛下竟違其請且著令認罪回話嗣是戶部尚書孫交工部尚書趙璜亦各以差錯字樣回話夫股肱大臣撓其職而摘其細過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伏願

陛下於公卿舊臣隆以禮貌待以誠信朝夕延見講
劘治理使群小不得伺間而大臣得以竭其忠
則股肱惟人而 帝業日隆矣言路之通塞安
危治忽攸係也導之使言猶弗敢況阻絶耶都
給事中李學曾給事中章僑以諫爲職言之切
直分固當耳
陛下不諒其忠誠而責其輕率妄言以是爲輕率必
緘默取容者乃爲慎重耶以是爲妄言必承望
風旨者乃其當言也臣恐浸淫漸漬日甚一日
天下大事去矣伏願
陛下於凡科道章奏留神省覽咨訪乎輔臣不諫於

近習言有可用輙付施行於李學曾韋倫啓其
切直免其罰俸
朝有諍臣
陛下得聞其過矣實天下臣民幸甚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臣謝汝儀謹
題為乞廣　至明大　英斷以昭
盛德事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斷過者邸報傳布海
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　上擅權
陛下一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誦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咈去邪勿疑
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
所惑者何以過此真足以匹休百王垂光萬代
也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 天行道乞將因 議禮充軍爲民許[illegible]高德
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仰再造之
恩旣而奉 明旨曰罷旹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蒂於中邪書曰[illegible]從
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爲聖[illegible]帝
王盛節莫過於此苴親要道惟斯爲極吾人固在
此不在彼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 仁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illegible]
歲月之久憂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illegible]

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覩諸臣傷於急迫因
箠楚故為數頗多已非盛世之事今死者不可
復生幸而存者尚稽田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聰明仁恕諸臣之在竄逐者終當仰被
休光但恐鬱鬱於行伍卒徤之中依依於下僚編氓
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焉歲月既深
易致損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固甘
於
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衮之言所當急從臣又聞御

史喬祺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田

康陵司香欽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外駭愕延竚追奪之　命日久未見舉行其

左右者為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念於中耶易

曰履霜堅氷至姤之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蓋

履霜之微而知堅氷之漸因豕之羸而逆蹢躅

之孚皆喻君子之於小人貴防於微也谷大用

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之初執而付之法司真足為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竟追其誅已不足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

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爲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起用王堂
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 施行未幾王堂
且備南京以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
有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爲
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奸惡皆有所憚而
不敢爲故其鑽刺賄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
今歲用一人焉明歲用一人焉
萬機之煩豈暇必照一墮其計根據將日深威福將
日移
陛下他日縱毅然欲去之不亦晚乎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宜再誤喬祺之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
明故其照臨之及不以遠而弗加天地惟至健
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丘養浩之心將充軍
豊熙余寬等為民張漢卿郭楠等謫官呂柟等
概然召還一體叙復寬免不以邇泄充大罷黜
崔文之斷將王堂一體黜退谷大用發回
孝陵司香另選内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鼓舞
懽忭翕然稱誦而已也臣愚猥蒙任使遠在萬

罡犬馬微誠昧死上干
天聽不勝隕越慄懼之至
嘉靖五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等謹

題為乞禁濫舉將官事伏見近日各處保舉將官疏奏旁午月無虛日抑且人數太多舉貢太濫及至循名求實不無匪人與厠其間臣竊惟將者三軍司命國家所賴制馭夷狄之人必其斬將搴旗有萬人之勇而後可薦出奇制變有兼人之勇而後可薦敦詩書談禮樂有貫古洽今之學而後可薦昔之人有在趙而强秦不敢東向在漢而鮮卑不敢南牧者固雖非其比儔要亦可謂智勇才識者也苟得若人馬用之庶乎士卒豫附邊圉乂寧　朝廷賴之以享平明之

福書之薦劍斯亦不忝矧今中原多故疆埸有
警上廑　當宁宵旰之憂而　側身拊髀每以
選將擇帥爲安中國制四夷之急務故廣求薦
舉之　詔每下於　大廷之間蓋自
祖宗朝來已然矣良法美意本欲蒐收真材網羅實
學使天下英雄畢集吾之彀中但薰蕕異味玉
石不同體凡物之情不能皆齊又有匿詐以釣
名銳始而怠成者是故知人則哲在堯舜猶或
難之宜乎後人往往多識之不明也臣博觀諸
臣薦疏皆以人事
陛下之義固多真實可用之才其閒不無是非混淆

賢不肖雜揉至有瀆貨無厭淫佚無恥懦怯不

振累經敗衂昔年劾罷而復祈推用於今日他

處失事而又欲改除此地者此類本非藥籠之

參朮視爲蹊田之桃李乃或因其曲跽擎拳之

有禮唯諾奉承之適情阿私所好槩焉而濫及

之又有省祭官監生人等假稱建言輒行舉用

秖欲以公家之大典爲商販之奇貨不知所爲

斬將搴旗者誰也出奇制變者誰也敦詩書談

禮樂者誰也閒有謂之儒雅者殆亦不過寬衣

博帶周旋揖讓之容而已耳

國家緩急之用何濟哉是何也連坐之法不行故

也我　祖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舉用有
過之條而今皆莫之講每有論薦曰應
詔旨或曰遵　憲綱不思秉公　體
國乃惟狥利而任情　朝廷之上名實眩真而無
所底定本兵之地冊籍莫據而難於區處將帥
之奇材異畧之士疆場多羽書烽烟之警哥轄
皆原於此昔李克論卜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臣謂此言非特可以卜
相雖以之卜將可也雖以之卜諸臣工亦可也
今日違坐之法固難卒行然人情真偽每有[illegible]

感而事之善惡必以類分苟因其舉人者以察其所舉之人或因其所舉之人以考夫舉人者率如李克之言以稽其是非以定其賢否黜罰隨以加焉拔本塞源則亦庶乎可行也伏望

陛下勅內外官員并各處緊急缺人其非有地方責任并省祭官監生人等俱當自避嫌疑勿得輕易保舉將材其相應保舉者必求智勇兼備聞望素著之人而後具實　上聞勿得一槩濫及匪人正員之外人數冗濫再乞　勅吏部訪察舉主定擬賢否或有濫舉即行黜罰臣再有愚見敢茲瀆陳各處將官必久任而上下安之所

謂將知士意士識將心是凡况山川之阨塞虜情之強弱人情之勇怯地方之虛實亦必以久而後諳知豈可數易屢遷視如傳舍使賢者因之生因循玩日之心不才者假之以遂覬覦避罪之意昔李牧守代郡李漢超在關南趙贊在延安皆數年倚如長城臣之愚見蓋亦如此更望

陛下將各邊將官率責之久任成功勿得輕易遷轉其被劾官員已經革黜者查係犯贓其行止有虧失事重大人數終身勿復起用見在者必俟其事明論定徐為去留亦勿得先事遷轉使得遂其奸避則人知警畏而邊方有賴矣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掌都
察院事趙貞吉謹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二十三日臣伏覩吏部
接出〃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
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的
卿等嚴加考察仔細說来欽此蓋近因御史龔
懋賢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嚴切臣聞之不勝惧驚臣切思龔
懋賢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
波及手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

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竊不敢默也臣嘗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
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
承 德意過于嚴切未免忠邪難辨玉石俱焚
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沮有傷
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匪細也恭惟
皇上聖德寛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
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猥以疏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
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

皆因鈎致黨人之罪遂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于不救此誠可為戒者哉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　恩收回前論特加　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内閣一年之内
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
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
私庇護市恩要衆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
才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
與其調停營救于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諭垂慈曲加赦宥此無知之輩
豈不度越前代光美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故敢冒萬萬罪為
皇上陳之伏乞
聖上俯鑒愚衷不即
加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候
命之至

隆慶四年十二月內奉
聖旨已有諭了